

## 习近平访法 法轮功学员集会反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下午，在习近平访问巴黎期间，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国驻法使馆前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及强行摘取人体器官罪行。呼吁习近平立即停止相关犯罪行为，严惩迫害法轮功及犯有“反人类罪”的江泽民等元凶。

### 反强摘组织负责人现场声援

法国法轮大法学会主席唐汉龙先生在集会上发言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的大规模监禁、酷刑、洗脑、强行摘取人体器官等残酷手段，在世界上已是无人企及。”

医生反强摘组织法国负责人哈罗德·金在集会现场声援法轮功学



员，他说：“我们谴责中共政府的强摘和贩卖人体器官的罪行，包括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还有维吾尔人、西藏人和基督徒等。在习近平访法之际，我们今天参加这里的抗议活动，是想让人们知道，发生在中国的强摘器官、旅游移植等犯罪行为，正在摧毁从业者和医学生命。这是在诋毁国际法，破坏医学伦理。”“我们要求中共政府尽快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器官移

植旅游。我们呼吁各国政府阻止病人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

### 多家法国主流媒体报导当日活动

三月二十五日，法国“欧洲一号电台”、《十字架报》、《20分钟报》等多家法国主流媒体报导了习近平访法期间人权团体的抗议活动，并以“停止强摘器官”为主题报导了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的集会。◇

## 捷克参议院通过决议案 要求中共停止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日，捷克参议院通过了第131号决议，表达对法轮功、基督徒、维族人和藏人的支持，对中共政权针对以上人群的迫害进行谴责，呼吁捷克政府和总统要求中共停止迫害，释放政治良心犯，遵守国际人权公约。

该决议是在“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犯下群体灭绝罪”的请愿议题基础上作出的。有三万七千多名捷克公民签署了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信。

捷克参议员马克·黑尔茨表示：“我们若对此沉默，这将意味着对此罪行的接受。”黑尔茨参议员说，“我们是一个经历了共产极权的国家，我们经历了独裁、政治处决、监禁、舆论审查。……我们非常清楚什么是侵犯人权、不尊重



▲捷克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婉洛尼卡·苏诺娃（中站立者）在参议院发言。

自由。”

捷克参议员瓦茨拉夫·哈姆博说：“我非常感谢将这一请愿议题提交给参议院。中共政权比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统治远远更令人反感。即使在捷克斯洛伐克时期，尽管我绝不承认它这个政权，但它也没有滥用活人进行器官移植。所以即使对这个令人作呕的政权（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统治）来说，也是超出了极限。”◇

## 《福布斯》报道 中共强摘器官杀人

【明慧网】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刊登法学研究人员欧恰布的文章指出，“中共正在强摘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器官，更准确地说，中共在通过强摘器官杀人。”

二零一八年，针对中共活摘器官罪行进行听证的民间法庭——“独立人民法庭”已在英国成立。

一名被关押和酷刑折磨多年的法轮功学员告诉“独立人民法庭”，“每一名法轮功学员都被做了体检，非法轮功学员的囚犯不必体检。那时我已知道体检不是为了我们的健康着想。体检结束后，一些法轮功学员失踪了，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听说中共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活摘器官后，我明白了体检的原因。”◇

# 从神童到“真、善、忍”信徒

文/子归

## 出了名的“神童”

我出生在华北农村，初中起就成了当地有名的“神童”。每天课下玩耍，课上捣乱，可是数理化所有科目“过目不忘”。期末考试总分在全校遥遥领先，第二名如何努力，总和我保持几十分的差距。

初中毕业，轻松考入全省闻名的高中，我学会了逃课，可考试成绩依然在全校名列前茅。所有任课老师都对我另眼看待。数学老师宣布全班只有我可以不交作业。英语课迟到，老师让我回座位，罚其他几人：“他不上课都能考九十多分，你们有什么资格迟到？”

高中没毕业，我就被国内一所重点大学特招。毕业后保送本校研究生。又以优秀硕士论文毕业，留校任教。求学之路如此一帆风顺，对别人而言是可望不可及的。

## 《转法轮》惊醒了我千年的迷梦

超常的智力和幸运，或许应该大展宏图、成就一番事业。然而这从来都不是我的人生选项，学习和工作只是我不得不完成的额外任务。从我懂事起，内心就萦绕着另一种深深的追问：人到底为什么活着？难道只是为了那最终的寂灭？我做了种种探索：

我通读历史，历史告诉我的是朝代的兴衰，世事无常，无论怎样辉煌，最终都归于一片荒冢和万古悲凉。我研究科学，看到的却是科学兴起带给世界的殖民扩张、生态灾难、对人类的毁灭性威胁，以及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生命之谜。

“科学就如同一群蚂蚁在堤坝中盲目的挖掘，总有一天会达到它最终的目标——整个堤坝的崩溃。”我在日记中失望地写道。

我研读佛道经典，用自己的理解给《道德经》做了详细评注。可它们藏头露尾、含糊其辞，使我无法领会其内涵。我练过气功，有过神奇的感受，猜想气功背后有解开生命之谜的钥匙。可社会上流传的气功只是皮毛，那把钥匙仍是遥不可及。十年的探索，十年的失望。找不到人生的航向，色情享乐、玩世不恭，各种污浊逐渐进入我的头脑，悲观主宰着我随波逐流。

直到有一天，我偶然在同学的床上发现了一本书，包着白色的书皮，上面是三个工整的钢笔字：

《转法轮》。冥冥中有个强烈的愿望：这本书我一定要看。我把书拿下来，翻开了第一页，就再也没有放下。整整三天，我带着莫名的激动，如饥似渴地通读了一遍。

十余载的追求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此生的目的是返本归真！人家问我为什么要修炼，我说：“我这一生就是为他来的。”

修炼短短几年，我头脑中的污浊就被驱散，性格中的悲观一扫而空，待人接物有了更多善意和宽容，心境变得开朗、纯真。同学和朋友都喜欢和我接近。

研究生毕业前，我发现学校给我们多发了一个月的补助，就和几位炼法轮功的同学找到财务科退钱。那个女财务员连声道谢，因为一旦我们毕业离校，她个人失误造成的损失就得自己赔偿了。



## 警察说：我真的很佩服你们

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为坚持信仰我失去了优越的工作，被数次非法劳教、关押。然而我始终有着坚定的一念：修炼真善忍是我本性的选择，这是任何人和政府都无权干涉和剥夺的权利。

我被非法关押，就在那里炼功，没人敢来阻拦。有个年轻警察偷偷对我说：“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们。”

在劳教所里，我绝食抗议迫害，写申诉说明法轮功的清白。有个犯人问我：“你吃这个苦干什么？胳膊能扭过大腿吗？”我告诉他：“你可以把我的身体撕成碎片，但永远无法动摇我的信仰。”囚室里一片寂静，那人若有所思地点头。从此，他对我很尊敬和爱护，我在监室里炼功，他就站在门口为我“保驾”。

我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被狱警用几根高压电棍电击全身，却没能让我们放弃信仰。从那以后，所有犯人对我们都肃然起敬。◇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或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引发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活动。这场迫害不仅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真善忍”信仰，也在试图泯灭所有人的道德原则和精神价值。

背景简介



# 揭露湖北省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

【明慧网】“湖北省法制教育所”本质为“法西斯集中营”，由湖北省政法委及“六一零”机构（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操控着，自二零零二年二月以来，一两千名法轮功学员曾在此遭受迫害，在此受到践踏和折磨，如隔离、监控、蒙骗、逼迫、侮辱、恐吓、毒打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罪恶的“法西斯集中营”表现出三大邪恶特征，即：思想控制邪教化，组织管理黑帮化，工作方式流氓化。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含冤离世的原武汉市化工进出口公司干部崔海女士，生前诉说：“湖北省洗脑班在七十天对我残酷的迫害中，我被折磨得皮包骨，下巴骨几次险些掉下来，血压高达二百多，头发由原来的花白变成几乎全白，记忆力减退，全身经常发抖，右手小指头下掌骨至今肿大，小指无法并拢，拿东西颤抖不止……”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年仅二十四岁的法轮功学员王玉洁被非法劳教到期，被仙桃市“六一零”从何湾劳教所侧门劫持到“湖北省法制教育所”继续迫害。历经二个多月的强制洗脑，五月十七日，王玉洁由仙桃市“六一零”头目王杨、国保大队肖爱云接回原籍仙桃。此时的王玉洁经过一年多的残酷迫害，精神恍惚，神志不清。二零一一年九月三日上午，王玉洁含冤离世。中共当局一年多的非法劳教、强制洗脑残酷的夺走了这位健康又纯洁善良的年轻姑娘的生命。

二零一零年七月六日，武昌法轮功学员王晓鸣被劫持入“湖北省法制教育所”，期间遭到邓群和江黎丽合力殴打。江黎丽抓住王晓鸣的头发，邓群猛打。后来，邓群先把一张板凳的铁脚压在了王晓鸣的已经肿起的脚趾上，再将自己一百八十多斤的身子蹦起来，身子重重

的落在凳子上，王晓鸣的脚背脚趾几乎断裂，站立不住，江黎丽又抓起王晓鸣的头发往她跟前拖……

二零零九年九月，法轮功学员路有根目击了一个惨象：四个恶警为逼迫一名法轮功学员就范卸掉了学员的下巴，“只听得‘咔嚓’一响，被折磨的学员的下巴就被卸下来了。整个下脸颊、嘴巴都耷拉下来了。恶警再强行灌食时，那位学员一点反应都没有了，就象死去了一样。”

汉阳法轮功学员张思峰在“湖北省法制教育所”期间，跟他们讲法律，他们直言说：我这里不讲法律，只讲转化。我就是法！不信马上把你肾脏挖一个。

家住武汉市常青花园的张甦，是一名四十五岁的网球教练，已被武汉政法委及“六一零”机构操控检察院、法院诬判六年有期徒刑。在开庭之前，张甦向自己的律师揭露他被非法关押在“湖北省法制教育所”的经历：

二零一一年五月五日上午八时左右，我在家附近的火车票代售点，突然来了七、八个穿便衣的人，其中蔡恒用小罐向我脸部喷射液体，当时我眼睛剧痛、麻木、呼吸困难，突感眩晕、顿时处于窒息状态（几天后脸皮脱落一层）。有几个人上来反拧我双臂，踢我腿部将我打倒在地，反铐我双手，我脸部挨地擦伤，其中就有个叫张宁（音）的人。期间无人说自己的身份，没有出示警察证，没有说明抓捕我的理由。

当天十一点多，他们又将我劫持到武汉市洪山区马湖村一个名为“湖北省法制教育所”的地方，给我一个监视居住决定书，监居地点为洪山区马湖村，但没有监视居住截止时间、没有我涉嫌罪名、没有办案人员签名、没有公安局长签章。当时测我血压为110/190。

七日上午八时左右，刘成等三

人带我去二楼上课，由丁星樵、肖杨荣二人对我做“思想工作”，让我放弃对法轮功信仰，我不同意，他们就对我吼叫。因身体不舒服，第二天叫我去“听课”，我不去，龚剑等三人，就打我头、背，龚剑掐我脖子，扇我嘴巴，强制要我上课，刘成在场拿电棍威胁。晚上九点才下来。以后就天天如此。每天量血压，低时110/210、高则120/230，这样持续了二个月。

从第三个月左右开始，就感觉吃的饭菜有问题，每次吃过后就闹肚子，心慌、胸闷，这种情况持续三个月，曾二次晕倒过。我多次要求看病，蔡恒、张宁在中秋节后的第二日带我去武汉市铁路医院看，血压是120/200，诊断是心肌受损（心电图）、胆结石、脂肪肝，并疑似冠心病，医院要求住院观察治疗，我也要求，他们不同意。

回来后他们还要我“上课”洗脑。期间，江黎丽恐吓我：公检法是一家，都归政法委管，打死你就象拍死一个苍蝇，明天拉出去枪毙也没有人知道，割下你的器官说你自杀，谁知道？

张甦的悲惨遭遇，有着诸项鲜明的特点，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湖北省法制教育所”并非什么学习法律的场所，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集中营。

和所有被非法关押在这个集中营中法轮功学员一样，张甦承受的除了是一个一般意义的集中营之外，他还经历了如下暴行：被野蛮绑架，被暴力殴打，饭里被下毒药，重病得不到治疗，被危险活摘器官等等。这一切，又使得这个集中营深具法西斯色彩，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西斯集中营”。◇

退党保平安



截至2019年3月底  
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  
“三退”（退党、  
退团、退队）的人  
数已超过3.29亿。

## “五子登科”的故事

文/宋宝蓝



▲窦禹钧行善不怠，五个儿子先后考中进士，官居显赫。图为清代画家任薰绘《窦燕山教子图》局部。

五子登科的故事在中国流传上千年，成为满门富贵显达的象征。

### 后晋窦家 行善不怠 五子登科

故事发生在五代后晋时期，幽州人窦禹钧（窦燕山）到三十岁时还没有子嗣。一天梦里，已故的祖父和亡父对窦燕山说，因为前世他的罪业太重，所以今生不仅没有子嗣，而且寿命短暂。祖父殷切地叮嘱他，惟有早些修善，或许还可改变命运。窦禹钧记住了祖父、父亲的话，从此从善如流。

窦家仆人偷了窦禹钧二万银钱，仆人因怕被主人发现，就写了一张债券“永卖此女，偿所负钱”，绑在女儿的手臂上，就此远逃他乡。窦禹钧烧掉了仆人的债券，并将仆人的女儿收为养女，等她长大后，又亲自为她操办婚事。

窦禹钧到延庆寺拜佛时，捡到一个包裹，里面有很多钱。为了归还失物，他在寺中耐心守候。后来遇到失主，得知那人的父亲被绑匪掳走了，如果不及时送钱过去，绑匪就要撕票了。窦禹钧捡到的包裹里的钱，是他好不容易才借到的。窦禹钧将失物悉数归还，又额外赠送他路费，让他赶紧去救父亲。

窦禹钧做的善事数不胜数。多年以后，祖父再次出现在他的梦中，并告诉窦禹钧，因为他行善济人，积下了很大的阴德，上天决定给他延寿三纪（36年），并且赐给他五个贵子，日后窦家满门富贵，功名显达。

后来，窦禹钧的妻子生了五个儿子，在窦禹钧的教育下，五个儿子先后考中进士，官居显赫。时人称赞窦家五子为“窦氏五龙”。◇

## 一对无神论夫妇的转变

文/大陆来稿

我是一名初中数学教师。由于在党文化的浸泡中长大，从小就不敬神明、不信因果。在职场上明争暗斗，四十多岁就把身体搞得一团糟，心肝肺都有问题，又黑又瘦还脱发，就象六十岁的人。我不敢做全面检查，怕查出要命的病症。

我母亲和几个亲戚都修炼法轮功，我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知道法轮功是被栽赃陷害的，对中共的做法见怪不怪，因为每一次运动都是这么干的。只是我怕丢饭碗，不敢更多了解法轮大法。但有过这样的念头：等退休了再练。

2011年母亲在我家小住，看到我的身体状况就劝我：跟我一块炼功吧，这功法真好，我十几年没进过医院，可不是装出来的。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开始跟母亲学炼。

炼功仅一个星期，神奇就接踵而至：躺下不到五分钟就能熟睡，满头的头皮屑消失得无影无踪，身体所有的不适都不复存在了。我开

始通读李老师的书《转法轮》，炼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并尽量用真、善、忍的标准归正自己，感觉自己有一些变化，但又说不上来，直到2014年4月6日，我妻子身上发生的一个奇迹彻底改变了我。

那段时间妻子突然开始失眠，二十多天几乎没睡觉，中西医都没有效果，精神处于崩溃状态。那天中午她躺在沙发上似乎有点睡意。我轻手轻脚退出房间。突然妻子躺在沙发上唤我，抓住我的手，急切地喊：“跟我一块念那九个字”。

以前母亲常说：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大难来时命能保。我俩没怎么当回事。现在妻子叫我念，虽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配合她一遍又一遍地念起来。整整念了一个多小时，妻子忽然翻身而起，跪在大法师父的照片前哭喊：李老师，我错了。

等稍稍平复，妻子心有余悸告诉我，她正闭目养神，突然感觉从



脚底开始逐渐僵硬，并且一步一步往上逼来，快接近心脏的时候，求生的本能让她记起“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时奇迹发生了，每念一遍僵硬就退下去一分，直到全部退去。她知道是李老师从病魔爪里把她救了出来。

以前受中共“无神论”毒害，虽认可真、善、忍，但不信神明，怀疑李老师和大法，真是大错特错啊！如今亲历才如梦方醒，以前固守的“无神论”观念彻底崩溃了。

那一刻起，我好象一下子领悟了很多很多：“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其实一直在启示着人们的正念啊！◇